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進步與貧困

(五)

佐治 著
樊弘 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進步與貧困

第九編 這個解決方法的效果

第一章 在財富生產上的效果

我們聽着說，老彌拉波 (Mirabeau) 把魁耐 (Quesnay) 的那個用單一的地租稅去代替其所有一切的稅的建議，其功效等於語言，文字的發明，或等於以金錢的使用去代替物物交換的發明。

這種講話，對於那些願意反覆深思這個題目的人，寧是一種深切的表示，不是徒然的誇大。以土地價值的單一稅來代替為公家的收入，所憑以募集的各種稅所發生的利益，將要愈顯而愈重要，如果他們愈被考慮。這裏有種化小村為大城的秘密。把現在所有的壓迫產業和妨害交易的擔

負通通除去，財富的生產當以現在我們所夢想不到的速度而進步。這按照他的輪次又當引至土地價值的增加——一種新的盈餘，可被社會取為公用。去掉了伴着收稅而產生的舞弊情形，並且去掉了把立法變成特殊利益的工具，社會便能執行許多職權，這些職權都是生活變複雜後需要他去得到的，但是這些職權，在現在的制度裏面，這種政治腐敗的形勢，使凡有思想的人，都要畏退而不敢前。

請想他在財富生產上的效果。

廢除這種直接間接，妨害各種交易，壓迫各種產業的租稅，等於減去在一條有力的彈簧之上的大壓力。生產而被注入了新精力當開始進入一種新生活，又商業亦當得到一種新刺激，這種刺激即在微細的脈絡上，亦可被人覺到。現在租稅的方法在交易上的效果，好像人工的沙漠和山脈一樣；從關稅局裏面去取得貨物所費比較把他們運遍全世界還更多。現在租稅的方法，在精力，勤奮，技能和儉約上所施的壓力，等於在這些品質上加以處罰。如果我曾很辛苦的作工，並且曾為我自己起了一所好房子，而你則樂於住在陋室裏，那末，這位收稅官，現在每年到我家來，課我以較你

還多的稅，直是要我付他一宗對於我的精力和勤奮所施的罰項。如果我曾儲蓄了我的金錢，你會耗費了他們，我則被人處罰，你則免于議罰。如果一個人建造了一隻船，那末，我們便要叫他付出一項勇敢的代價，好像他曾對國家做了一樁壞事；如果一條鐵道被打開了，收稅人便要來進攻他，好像他是公衆的害物一樣；如果一個製造廠被人建立起來，我們便要去徵他的稅，每年繳出之數，可成一宗巨大的餘利。我們說我們需要資本，但是假如一個人把資本儲蓄好了，或把他拿到我們裏面來，我們便去取他的費，好像我們給了他什麼特殊權利一樣。我們以稅金去懲罰這一位曾把貧瘠的荒地長成成熟五穀的人；我們要罰建造機械的人；又要罰排乾澤沼的人。這些稅所增加於生產上的擔負有好重，只爲那些曾逐條依奉我們的租稅制度的人所知道，因爲，在前我們曾經說過，該租稅的最重要的部份是被加在物價上。但是這些種稅在他們的性質上酷似埃及巴夏（Basha）所課於聚椰樹上的稅。即令他們不使這些樹子被砍斷，至少也要阻害種植。

把這些稅廢除了，便是把生產的工產上的高壓力減去了。此時縫衣婦的針和大製造廠；駕車的馬和火車；漁船和汽船；農夫的犁頭和商人的屯貨，都要一樣的不被征稅了。所有的人當會自由

去製造，去儲蓄，去買進，去賣出，不受稅的處罰，不受收稅官的騷擾。不再如現在這樣的去向主產人說：『倘你加入在總財富之中的財富愈多，你便要被稅的愈多！』這個國家定將向生產人說：『你儘管勤快，節儉，冒險，並儘管盡你的力量去做，你當獲得你的充分的酬報。在從前只長一片草的地方，你現在使他長兩片草，對於這種的行爲，國家當不處罰你；你當不會爲了增加公共的財富而被抽稅。』

又社會豈不因爲不殺這種產生金蛋的鵝，不套這個踏踉五穀的牛的口，讓那勤奮，節儉，和技術能去享受他們那金甌無缺的自然酬報，因而得到了許多益處嗎？因爲對於社會也有一種自然的酬報。這個社會的公律是『一個爲全體，全體爲一個。』人不能保守他的好處，正如不能保守他的壞處一樣。每個生產的企業，除了對於他的舉辦人的報酬而外，對於其他的人產生連帶的好處。如果一人種了一顆菓實樹，他的利得是，他按時按節而採他的實菓。但是，除了他的利益而外，對於全部社會尚有一種利得。所有主而外的人被菓實的供給增加而獲益；他所蔽蔭的雀鳥，飛得遠而且寬；他所幫助去吸收的雨澤，不僅落在他的園地內；並且，即從遠地來看他的眼睛，也會引起一種美

感。其他任何物件都與菓樹一樣。房屋，工廠，船隻，鐵道的建造，除了直接與建造人以利益而外，且給其他的人以許多利益。自然笑吝嗇者。他如一隻埋藏了他的乾菓，而又不肯去把他再掘出來的松鼠。看啊！他們發芽了，而且長成樹了。穿着漂亮的細布，浸着滿身的香料，這個屍體被埋藏了。幾千年後，這個窮人貝督英(Bedouin)，燒他的樹皮來烹飪食物，他又出了許多的迷霧，旅行人因此而失路，他或流入遠地去滿足異種的人的好奇心。蜜蜂在空樹裏面釀蜜，又跟着來了熊或人了。

頂好，社會是讓個別的生產人享受生產的全部，於以鼓舞人人去用勁；頂好，是讓勞働者得到他的勞働的完全的成果，讓資本家去享受他的資本的全部的酬報。因為資本與勞働生產的愈多，公共的財富，便成長得愈大，而在公共財富裏面人人都可分潤。又在土地的價和租裏面，便是這種公共的表現，而為確定和具體形像的利益。這裏便是國家可以取用的公共基金，同時遺給了勞働和資本以他們的完全的成果。生產活動的愈快，公共的基金增加得亦愈快。

把租稅的責任從生產和交易移到地租上，不僅對於財富之生產送給了一個新激力；他尚打開着許多新機會。因為在這種制度之下，誰也不會注意去保有土地，除非要去使用，又凡現在被人

扣而不用土地，當到處被人打開出來去行改良。

土地的賣價會低，土地的投機事業於是遭了致命的打擊，土地的獨占不會再有錢賺。幾百萬畝連幾百萬畝的土地，雖然現在的種植人悉被高價限住，無法去行使用，但到將來當要悉被他們現在的主人通通放棄，或以徒有其名而無其實的條件出售。又這不僅行於邊境上，並且見於現在我們所視為人口已多的區域裏面。在舊金山的一百哩地內，當被開放出來許多土地，這種土地，即在現在的耕種方法裏面，亦夠供給，現在從俄勒岡（Oregon）邊地散布到墨西哥界的農業的人口總數——距離八百哩地。西部諸州（Western States）的大多數的地方，這也當是一樣的真，而在舊的東部諸洲裏面，真實的程度更大，因為即在紐約（New York）和賓夕爾法尼亞（Pennsylvania）裏面，人口比較地力亦尚不算稠密。並且即在人口繁密的英格蘭（England）裏面如此的一種政策，亦會開放出幾十萬畝的土地把來種植食物，這些土地，便是現在被人用為私人的花園，麋鹿的園圃，和狩獵的圍場。

因為這種把所有的租稅課於地價之上的簡單方法，結果定把所有的土地，拍賣給與那些願

出高租於國家的人。土地的需求，決定他的價值，因此之故，如果稅被課到幾近消費地價全部的時
候，那末，凡願將土地扣而不用的人，須當付出幾到願意去使用他的人所願出的價值之數。

這點必須記着，即此不僅適用於農業的土地，而且適用於所有一切的土地。礦地正如農地，當
被開放出來使用；在城市的中心裏面，沒有一人能彀有力量來扣住土地，不去發揮他的最有利的
用處，或對邊境上的土地，去要求比較他在是時被人使用的用處所能保證的價值更多。凡在土地
有價值的地方，租稅，不再如像現在苛罰於改良，當且處處逼人去促進改良。無論那一個人栽了一
林葉，種了一塊地，修了一所房，建了一個製造廠，不問他好值價，但在租稅方面所付出的款項，不比
他把一塊來廢置時所付的款項更多。農地的獨占人所被課稅的數額，恍如他的土地被掩映着房
屋，倉庫，收成，牲畜。一座空的城市的地基的所有人，對於那種拒人來住的特殊權利（直到他需要
用他的時候，）須要付出恁多的稅，恰如他的鄰人曾築了一座高樓在他的地基上一樣。保留一列
快倒了的草舍，在有價值的土地上，其所費用之數，等於他被覆蓋着大旅館或大貨棧，悉被堆滿着
價值的貨物在內。

由是以言，那末，現在凡在勞働的生產力最大之地，當勞働未被用出之時，必須付出的額外的津貼，將必不見於世了。由是農人將必無須付出他的財產之半，或長年抵押他的勞働於以獲得土地來種植；城市住宅的建造者，將必無須對於小的一塊地基，付出一宗款項，正如對於他所在他之所建造的房屋一樣的多；想設立一個製造廠的公司，當必無須對於他的廠址用出他們的大半的資本。而此年年將被付於國家的款項，當必去代替現在所課於改良，機械，和屯貨之上的一切的稅了。

想想這種在勞働市場上變遷的影響。競爭不復如現在是片面的了。勞働者不復彼此競爭僱傭，把工資降到僅足維持生存的數額，反之，僱主當處處競求勞働者，又工資當漲到勞働的正當報酬上。因為在勞働市場上，將要來着這種對於僱傭勞働的最大競爭，一個競爭者的需要，是不能被滿足的，除非欲望被滿足了——即對勞働的需要，被滿足了。勞働的僱主將必不僅要對抗其他的，覺到這種大商業和高利潤的刺激，僱主，並且還須對抗勞働者能變變成他們自己的僱主前去利用，那些曾被一種禁止獨占行為的稅金，自由的開放於他們之前的自然機會的才幹。

伴着對勞働開放的自然機會；伴着免于課稅的資本和改進，伴着不受限制的交易，此時具有勞働意志的人，定能把他們的勞働化爲他們所急求不獲的貨物；這種循環不息的破壞產業的恐慌當必消滅；生產的每一車輪當必輾動起來；需要當必與供給共進步，又供給當必與需要共進步；各種方面的商業，當必增加，又財富當必觸手而大增。

第二章 在分配和由此而在生產上的影響

將所有的公共的擔負，悉行轉嫁在土地價值上的益處，雖然顯得很大，可是他們不能被我們充分了解，除非我們看着了單一稅的辦法，在財富分配上的效果。

爲了去尋找這個在所有的文明世界裏面，財富分配的不均之象，因何隨着物質的進步，愈有趨於更不公平的固定趨勢，我們會發現了，在事實上，這種現在存於私人手內的土地所有權，會伴着文化的進步，而給出了一種日大一日的沒收勞働和資本所生產的財富以爲已有的力量。

由是言之，凡將資本和勞働的直接和間接的租稅減免，並把這個責任放在地租上，那末，他便

定當伴着他的進展而有抵消這種分配不均的趨勢了，並且，如果他那進展的速度能較以租稅的名義，取去地租全部，則是這種分配不均的原因，必然完全取消。於是地租，不再如像現在製造不平等的，而當促進平等。勞働和資本於是必當接受生產品全部，只除去以地租稅的名義，被國家所取去的那一部份，又因這一部份悉被用在公共目的上，所以又必平均的被分配在公益事業裏面。

這就是說，在每一社會裏面所生長的財富，當被分為兩個部份。一部份當依照個別的生產人，在生產的工作裏面，每人所擔負的職務，被分配而為工資和利息；其他的一部份，則當全部奉給社會，悉行分配，在公益事業裏面，賜予社會全體中的各個。在這裏面所有的人，都當平均享受——無強無弱，無老無幼，並無殘的，跛的，瞎的，和健壯有力的的界線。並且這是很公平的——因為此一部份，雖然代表個人生產努力的結果，但是其他一部份則代表社會全體所助給個人的大力量。

由此以言，既然物質的進步，傾於增加地租，那末，現在假定地租而被社會取為公用，則此伴着物質的進步，而被造成的分配不均的原因，將有轉而唯日其大的平均分配的趨勢了。爲了充分的了解這個效果，讓我們回到前面所作成的這些原則上。

我們曾看見了工資和利息，隨在什麼地方，都必被那地租或耕種的限界決定——這就是說，被那資本與勞働在沒有地租的土地上所得的酬報決定；這就是說，財富的總體，凡爲用在生產上的勞働和資本所當接受者，當爲所生產的總財富量（或寧當着我們考慮租稅的時候，這種純額），減去所謂地租那一部份。

我們曾看見了物質的進步，照着現在這種局面演變下去，實有兩重增加地租的趨勢。其一是增加地租所得的財富的比數，其二是減少工資和利息所得的財富的比數。第一種趨勢或自然的趨勢，是從進化的公律來的，他雖增加地租量，但不減少工資和利息的數量，或且伴之以數量的增加。其他的一種趨勢，是由不自然的強占土地爲私有來的，他是以前所減少的工資和利息的數量增加地租。

卻說，這是很明白的，即以租稅取地租歸公用，在實質上，廢止了土地私有制度，並且他以消滅土地的投機獨占和地租的投機漲價，行當消滅工資和利息的絕對減少的趨勢。他將現爲人所獨占的自然機會開放，並且縮減地價，結果定然很大的增加工資和利息。勞働和資本於是不僅得到

現在他因徵稅而被人取去的利益，並且以土地的投機價值之減少，造成地租的積極的下落，他們藉此亦必有所利得。新的均衡當被造成，到此均衡之上工資和利息的普通率行當比現在更高。

但如這種新的均衡狀態樹立了，這些在生產的力量裏面的更遠的進步，而因往這方面發展的趨勢，行將被他一大增其速度，他們結果定將仍且增加地租，但非犧牲工資和利息而係由於在生產裏面的新的利得，這些利得，又因地租當被社會取為公用，行當增進全體社會之中各個分子的福利。由此以言，民衆的境地，當隨物質的進步而恆進步。不僅一階級更富，全體行當更富；不僅一階級具有更多的必須品，便利品，和人生的精緻品，全體都當有得更多。因為，這種伴着大人口，伴着生產技術的大發明，伴着節省勞働的大創造，和伴着交易的每一擴充和每一便利而來的大生產力不能被任何一人所獨得。此種不歸勞働，不歸資本的利益，行當歸入國家——這就是說，歸入全社會。現在這種只能在新闢的和人口稀少的區域裏面，被發現的自由和平等，當與那些伴着繁密的人口而來的物質的和精神的大利益聯合了。

現在我們請進而考慮怎麼在財富的分配裏面的平等化，當去影響生產；到處防止浪費，到處

增加生產力量。

如果我們能把現社會所受之於這種將一偉大的階級，置於貧困和罪惡中的不良社會組織的金錢的直接損失，表白而爲數字，這種估計當可驚怖。英格蘭有百萬以上的貧民仰賴於公立的慈善事業的支持；紐約城每年單在此一方面亦是費了七百萬金圓。但是由公共基金所費用的，由慈善團體所費用的，和在私人的慈善事業裏面所費用的，如果通通聚積起來，尙且只是帳上的最初的和最小的一項。這種潛沈的，由是而被耗費了的勞働所得；這種以此而養成的疏忽，近視，和懶惰的習慣的費用；這種曾被可怖的人口死亡統計，尤其是在貧民階級裏面的嬰孩死亡統計所暗示的金錢的損失；這種被那伴着貧乏的日深而增加的酒肆所指出的浪費；這種爲貧乏和墮落所滋長的社會的害蟲所做的有害於社會的事情——盜賊，妓女，乞丐，流氓；這種防禦他們的保衛社會的費用，都是現在的不公和不均的財富分配，向那社會在現在的生產方法裏面所可享用的總財富中所取出來的總數中之各項。並且我們亦非便算清了我們的帳了。這種爲此財富分配不均所造成的蠢笨，過失，疏忽，和不道德的行動，均表現在政府的無能和腐敗裏面；這種公款的耗費，和

這種含伏在那蠢笨的和腐敗的濫用公權裏面的更大的耗費，都是他們的正宗的效果。

但是工資的增加，和因地租取歸公用而來的僱傭機會的開放，不僅行將停止這些的耗費，並且還可減輕社會的這些巨大的損失；新的力量行將被增加在勞働裏面。這是一種普遍的真實，即勞働在工資最大的地方最能生產。賤付的勞働是沒有效率的勞働，全世界都是這樣。

這種在英格蘭的農區裏面，凡工資率不同之地，於勞働效能之間，所顯著出來的事實；這種爲布刺率（Bracey）在那被他的高工資的鐵道工人所做的工作，和那被低工資的大陸勞働所做的工作之間所注意的事情；這種在合衆國裏面，在那奴隸勞働和自由勞働之間所曾表現得明明白白的事情；這種在中國和印度，凡百工作所需要的工匠或僕役之可驚的數目所表現的事情，都是普遍的真實。勞働的效率常伴着勞働的習慣的工資而增加，——因爲高工資是大自尊，大學問，大希望和大能力的意思。人不是一副只能做恁些不能作更多的機械，他不是一個禽獸，禽獸的能力，只能到此更不能進步。他不是肉，而是靈，惟靈是生產的一大主動人。在人的結構中體力是人力中之最弱者，所以自然的難以抵抗之波潮，只爲人的智力而長流，又物質只對人的意志纔變軟弱。

去增加民衆的安慰，閑暇，獨立，便是去增加他們的智力；那便是去使人的腦來幫助人的手；那便是去請這種測量微生蟲和探尋天星軌道的能力來從事人生的普通工作。

誰個能說勞働的財富生產力不能被社會的改造提高以至無限。這種社會的改造，行將給賜財富，生產人以他們的勞働的利益和享受的公正的部份。隨着這種辦法的利益定是不能計算的，工資既高，發明和改進的機械與方法的被人利用，復以增高的速度和順利而前進。南俄羅斯（Southern Russia）的麥的收成，仍然是用鐮刀去割和打禾棒去打，只因那裏的工資太低了。亞美利加（American）的發明，亞美利加的節省勞働的機械，方法的巧妙，只是這種盛行於合衆國內的比較高的工資的結果。假令我們的生產人，曾被降到埃及的農夫，或中國的苦力的低報酬，也許我們常仍用手汲水和用肩頭運貨了。勞働和資本的報酬的增加，當仍刺激發明和催速採用改良的方法，並且這些力量定當真實的表現他們自己的真面目——一種純潔的好處。這種盛行於今日的節約勞働的機械，對於勞工階級的惡影響，致使恁多的民衆（雖有各種辯護）悉視機械是種罪惡而不是一種幸福的情勢，行將消滅。每一種新的替人服務的力量，定將改進所有的狀態。